

◀ 国际能源合作 ▶

资源民族主义常态化背景下中非能源合作走向分析

罗佐县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要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始自上世纪6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至今经历了国有化浪潮、经济贫困限制资源民族主义抬头、本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停滞再次触发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三个阶段。资源民族主义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非洲资源民族主义抬头主要缘于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社会发展对油气等矿产资源依赖度高,决定了今后资源民族主义常态化存在具有必然性,表现在对外资企业既持欢迎态度又持戒备心理。受资源民族主义驱动,非洲国家希望外资项目本土化经营水平进一步提升,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重视引进多元投资以相互制衡,通过竞争提升本土产业发展水平。部分中企在非成功经营的秘诀就在于坚持本土化发展导向。未来中资能源企业宜在不断提升自身技术和管理竞争力的基础上,正视并理解非洲国家资源民族主义形成的必然性,通过提升本土化经营水平促进中非能源合作。理解资源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放任与不作为,需要培育企业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关键词 非洲 资源民族主义 中国企业 本土化 中非能源合作

1 前言

继尼日尔军政府以“薪资不平等”“税务违规”等理由驱逐中资企业高管、查封炼油厂账户并关闭中资酒店之后,刚果(金)和赞比亚对外资矿业公司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加税和股权调整措施。2025年刚果(金)新修订《矿业法》,强制规定政府在外资矿业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从原来5%提升至10%,且这部分股权为无偿持有、不可稀释。《矿业法》规定每次续签采矿许可合同时,政府将额外增持5%股权。《矿业法》多维度收紧外资企业资源税收政策,提高矿产资源税税率,新增超额利润税、股份转让溢价特别税等税种。赞比亚政府则规定矿产版税从0.6%提升至3%,公司税从25%增至30%,并新增25%的公司暴利税,可变利润税从8%上调至15%,大幅压缩外资利润空间。几内亚吊销了46家矿业公司的开采许可证,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在军政府领导下也开始加强资源控制。进入2025年以来,非洲资源民族主义有大面积抬头倾向。

2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历史根源及演进历程

2.1 资源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源在于殖民地时期的资源掠夺

上世纪60年代之前,非洲尚未摆脱殖民统治。欧洲殖民者通过非洲矿产、农产品等资源开发建立

了殖民非洲国家的经济体系,殖民者通过强制劳动、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和低价开采资源获得廉价生产资料,支撑本国工业化进程。殖民者建立的经济体系是畸形的,将资源剥夺制度化、合法化,成为矛盾根源。在当时的制度下,殖民政府完全控制了被殖民国的资源收益,非洲本地社群和精英多数情况下仅有参与权而已。殖民者的统治自然引起了被殖民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并由此产生反抗,形成资源民族主义根源。

2.2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发展演绎过程

总体来看,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历程贯穿其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全过程,反映了非洲国家针对自然资源主权、经济自主与全球资本博弈的复杂互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 20世纪60年代国有化浪潮兴起(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国家上世纪60年代独立之后,首先对欧洲殖民者的资源控制权进行了“剥夺”,这一时期的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基于主权意识形成。具体

本文作者为本刊编委会委员。

作者简介:罗佐县,正高级经济师,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能源战略、石油公司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及评论文章多篇。E-mail:luozx2.edri@sinopec.com

方式是将外资公司全部收归国有,这一时期非洲大地上成立了一批非洲国家石油公司。加纳恩克鲁玛政府将外资矿业公司收归国有,成立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于1970年通过《石油国有化法》,将西方石油公司资产收归国有,建立国家石油公司。幸运的是,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中东石油危机推高了油价,使得石油资产国有化后的部分非洲国家通过石油交易获得不菲的收入,有力支撑了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民众福利增长。

② 经济贫困限制资源民族主义抬头(20世纪80~90年代)。国家石油公司成立后,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缺少必要的人才队伍、技术和产业管理经验,非洲油气资源开发效率低下,使得油气产业无法为政府提供其所期待的不增长的财政收入^[1]。不仅如此,由于政府腐败及社会风气不佳,政府债务危机不断加深,社会动荡严重,影响到石油等矿产行业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非洲经济体制开始转向西方推动的市场自由化,开放资源领域吸引外资成为首选。这一时期尼日利亚将石油区块拍卖给壳牌、埃克森美孚等跨国公司,赞比亚投资公司被私有化。但非洲市场自由化的反对声音一直存在,私有化浪潮后国家主权让渡与资源控制权转移所引发的抗议冲突持续不断,非洲国家陷入“资源-贫困”悖论。一方面,贫穷使非洲国家不得不开放油气矿产产业;另一方面,对开放则不时怀有戒心,心有不甘。总体来看,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这个时期在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下被隐性化了^[2]。

③ 经济增长停滞再次触发资源民族主义(2000年至今)。进入本世纪以来,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10年,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一时期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部分国家超过7%。这一时期支撑非洲国家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以油气矿产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出口,比如安哥拉、加纳及莫桑比克在这方面的表现就特别显著。第二阶段是2010~2020年,这一时期非洲年均经济增长率降至3%左右,2014年7月以后的油价下行是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阶段是2020年至今,这一时期非洲经济表现较为波动,其中2020年的增长率为2.1%,2021年反弹至4.9%,

而2022~2023年回落至3%~4%,通胀与债务问题加剧,非洲国家拟发展经济但手中“无牌可打”,再次引发资源民族主义抬头^[3]。

3 影响资源民族主义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

3.1 追求经济增长是核心因素,非洲需要依靠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发展经济

非洲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对油气出口依赖程度高。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出口收入几乎全部依赖石油,尼日利亚、刚果(布)、南苏丹、安哥拉政府收入的50%~95%依靠石油(见表1)。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本就疲弱,美国的关税政策对自由贸易又形成大面积抑制,在此形势下,非洲国家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增长支点少,非洲国家走出经济阴霾必将依赖油气出口、依赖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这一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非洲国家石油储量占全球的7.5%,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7.1%,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未来具有发展潜力,发展油气资源产业是现实选择。

表1 非洲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程度

国家	经济发展对石油的依赖程度
利比亚	石油收入贡献GDP的56%,出口收入的95%以上
阿尔及利亚	油气出口贡献政府财政收入的70%,出口收入的90%以上
埃及	石油收入贡献GDP的10%~15%,加速天然气开发和可再生能源投资
尼日利亚	石油出口贡献政府收入的65%,GDP的10%~15%,出口收入的90%以上
安哥拉	石油出口贡献政府收入的95%,GDP的25%以上
刚果(布)	石油贡献政府收入的50%以上,GDP的35%
南苏丹	石油贡献政府收入的80%以上,GDP的55%以上
加蓬	石油收入贡献GDP的16%,政府推动炼油厂扩建

3.2 正视资源民族主义普遍存在现象

目前国内外对资源民族主义并没有公认、统一的定义,表述多元,但各自内涵界定有一定的共性,其中“控制与管辖”“排外与利己”是各种定义的核心特点^[4]。有观点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控制或支配能源资源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可能性;也有学者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资源丰富型国家利用对自然资源的法律管辖权,来实现其无法通过国际资源开采市场实现的特定的国家发展目标。纵观全球,资源民族主义不仅仅发生在非洲,美洲、大洋洲、亚洲、欧洲都有出现,是个世界现象,见表2^[5]。

表2 部分资源民族主义典型事件

发生国家	典型案例	具体内容	发生时间
印尼	镍矿出口禁令	印尼政府禁止镍矿原矿出口,强制外资企业在当地建设冶炼厂。截至2024年,该国已吸引外资建设53座冶炼厂,镍加工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12%提升至68%,显著增强了产业链话语权	2020年
墨西哥	锂矿国有化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签署锂矿国有化法案,成立国家锂业公司(Litio Mx),中国企业赣锋锂业的项目因此受阻。继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延续此政策,凸显资源主权优先	2022年
刚果(金)	钴矿政策收紧	将钴矿特许权使用费从2.5%提高至10%,并强制要求本土精炼,以获取更高附加值	2023年
澳大利亚	否决中资锂矿收购	澳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否决中企对锂矿企业的收购,推动与美、日等盟友合作构建关键矿产供应链	2023年
智利	铜矿税改	拟提高铜矿特许权使用费至最高75%,引发矿业公司抗议,后调整为浮动税率,体现出资源收益分配的博弈	2023年
玻利维亚	锂矿合作模式	要求外资企业必须与国有公司合资,且技术转让为必要条件,延续了拉美“资源换发展”的传统	2024年
加拿大	关键矿产出口管制	加拿大在加强与西方盟友合作的同时,对中国企业设置投资壁垒,要求关键矿产(如铀、稀土)项目需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并优先向“五眼联盟”国家出口	2022年
美国	关键矿产投资限制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资企业参与关键矿产项目;《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总统备忘录(2025年)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原材料的投资,并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审查	2025年

就表现形式而言,外资公司资产被国有化或股权被强制划转最为普遍,但事件起因及东道国发起目的多少会有所差异。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南美的智利针对全球铜资源紧缺,推出铜矿税改计划,对外资铜企征收特别税用于社会福利;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曾探讨成立“锂佩克”,联合控制锂矿定价权和出口政策,以增强国际议价能力,意在维护共同利益;墨西哥2022年宣布锂矿国有化,成立国家锂业公司,限制外资进入本国锂矿开发,一度导致中国投资墨西哥项目受阻;吉尔吉斯斯坦2021年收回加拿大森特拉公司投资的金矿,2022年修改矿业法,要求国家在对外资源开采项目中的持股不低于30%;印尼2020年曾经禁止未加工镍矿出口,强制外资企业在本地建设冶炼厂,推动其成为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50%);缅甸军政府2023年以“保护资源”为由限制翡翠原石出口,要求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合资开发;澳大利亚不满足于原料出口,制定了关键矿产加工路线图,推进本土矿产中游加工能力建设^[6]。

发达国家集中的欧美阵营也有资源民族主义的类似行为,比如加拿大和美国(见表2)。当年中海油拟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就被美国国会叫停,理由是并购影响到美国的能源安全,属于变相的资源民

族主义^[7]。现任美国副总统万斯曾公开表示不让中资企业拿走美国的一草一木,也是资源民族主义的表现。所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经济不发达的非洲兴起的资源民族主义要给予充分理解,这是今后外国政府、企业与非洲开展资源合作的基本出发点。既然资源民族主义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家之间的资源合作就不会、也不应该因资源民族主义的存在而被叫停或削弱。

4 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特征与发展趋势

非洲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毗邻欧洲,吸引全球目光,战略位置重要,这一点决定了围绕非洲能源资源开发的竞争趋于激烈。非洲的能源资源民族主义会基于竞争衍生出新的变化,非洲国家也乐意看到多元化资本引进与相互制衡。此外,随着低碳发展意识的增强,非洲国家环境要求水准将日益提升,增加了外资企业在非洲经营的合规成本。

4.1 政策调整重点从“国有化”向“本地化利益捆绑”转向

国有化政策是非洲国家民族独立伊始采取的资源管理手段,当下若再强调资源完全国有化已不合时宜,强制划转股份也会令投资方反感。若再强行推进国有化,势必引起外资公司乃至投资国政府的抵触和反对,有可能导致撤资或中断合作的不利

后果^[8]。对非洲国家而言,资源民族主义意识再强烈,经济增长仍然是第一位的,对外资不会全盘否定,近期部分非洲国家军政府的做法以股权划转、增长税收为主,并不是完全实施国有化的信号。总体来看,非洲国家政府对外资管理将从“简单粗暴的剥夺收权”转向促进本国“资源、产业、民生”三位一体发展的思路,旨在摆脱“依附性”发展模式以培养造血式内生发展能力^[9]。

对国际资本而言,需适应这种“高门槛、高绑定、高责任”的投资要求变化,将自己塑造成与东道国平等的“发展伙伴”。资源民族主义总体倾向于与外资“绑定合作”而非完全驱逐。“绑定合作”已有一些积极的尝试,比如几内亚政府要求中铝、力拓等西芒杜铁矿投资者配套建设深水港和铁路,将矿产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捆绑以实现互利。此外,非洲国家通过本土化政策升级、从简单股权划转转向技术转让以拉动本地就业、支撑社区发展也是方向之一。南非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要求矿业企业将30%的股权移交给黑人投资者,并强制采购本地供应链提供的生产资料。刚果(金)2023年修订采矿法,要求钴矿企业投资本地冶炼厂,并雇佣至少40%的本地员工^[10]。

4.2 重视多元化国际合作以提升国家资源议价权

本着物以稀为贵的思路,非洲国家重视引进多元投资者以相互制衡,为自身的发展赢得筹码,比如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开发同时引入中资、法资和印度资本。在资源开发过程中,非洲国家会考虑以抱团取暖的形式为自身赢得更多的自主权,比如非盟推动“非洲矿产资源开发银行”计划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区域一体化增强议价能力。新能源大发展形势下,锂、钴、稀土等矿产资源的战略性进一步凸显,各国投资意愿提升,非洲国家的“绿色金属”被政府视为战略资源而加以严格管控,政策趋严。津巴布韦2022年颁布政策禁止原矿出口,要求外资在本地建设加工设施;纳米比亚一度暂停锂矿开采权拍卖,要求企业投资本地精炼厂;刚果(金)以钴矿开发谈判争取绿色气候基金。

4.3 通过引资引进技术整体提升国家产业化水平

本土资源加工能力提升不仅能够拉动就业,同时还可以通过本土化资源开发利用一体化的“干中学”模式,培育和发展非洲国家的能源资源开发人

才队伍,积累管理经验,继而提升国家整体产业水平以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比如南非、肯尼亚等国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非常重视引入AI和物联网技术,以提升资源开采效率,降低外资技术对该领域的垄断。此外,非洲整体工业水平低,能源资源开发配套设施也不健全,政府通过引进外资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再通过本土化形成产业工人队伍,这对非洲国家而言也是难得的多行业人力资本形成机会^[11]。

5 典型中资企业在非经营成功的“他山之石”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实上中国有大量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且取得出色成效,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竞争力。尽管未必是资源开发类企业,但这些企业的经验,对于油气矿产资源开发类企业闯荡非洲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这些企业的行为与经营模式可以发现,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基本遵循了本土化与利益捆绑规则,核心在于本土化经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经营涵盖基建、通信、制造、能源等多个领域,各个领域均有典型的成功企业。

华为公司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等国家建设通信网络,针对非洲网络覆盖不足现象和新能源资源禀赋,主推低成本基站建设和太阳能供电,有力地推动了非洲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成为多个国家民众信赖、政府支持的主要通信服务商。华为依托技术优势,积极参与东道国“未来种子”计划,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量的ICT人才^[12]。中国路桥集团在东非首条标准轨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建设中,采用节能技术减少对生态的影响,培训了超过3000名肯尼亚员工,实现建营一体化。蒙内铁路的顺利运行,使得物流成本降低了近40%,有力地促进了沿线经济走廊发展,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传音控股公司积极推进智能手机本土化战略,其TECNO、Infinix、itel等系列手机销量一直位居非洲市场前列,公司开发出深肤色拍照优化、多卡多待、长续航等手机功能,重视偏远地区的经销商网络建设以满足当地居民需求。该公司还通过赞助足球赛事、音乐节等,最大可能地贴合本地文化,赢得充分认同感。2022年传音手机非洲市场占有率超40%,也带动了“非洲制造”产业链的成长。中国石油与苏丹开展一体化石油合作,1995年起参与苏丹

石油开发,先后建成炼油厂、输油管道等工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还参与社区共建,投资学校、医院,改善当地民生;通过联合开采油气输出转移油气开采技术,培养本地人才。

上述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周期普遍在10~30年左右,通过扎根非洲实现了本土化国际化经营。普遍性做法是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重视东道国相应的港口、铁路等配套工程建设,雇佣本地员工以争取当地民众支持,在尊重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参与社会治理,取得投资回报。华为、传音等公司在经营中尤其强调非洲市场的技术适配性,针对非洲市场定制产品。中国与非洲政商界高层的战略对接,对于推动企业合作至关重要。未来随着非洲城市化、数字化进程加速,中企在绿色能源、智慧城市、农业现代化等领域的对非合作中仍有广阔机遇。

6 提升中企应对资源民族主义的对策建议

非洲资源民族主义的走向及效果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全球能源转型速度以及中非合作模式创新的协同效应。对中资能源企业而言,宜做好资源民族主义带来的风险防范,但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先行企业经验,在理解资源民族主义、顺应非洲国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推进能源项目合作。

① 与非洲国家政府和商界加强沟通,强化顶层设计路线,在正视资源民族主义存在的基础上预防极端事件发生,制衡资源民族主义扩大化。依托“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开发银行”“东非共同体”等各类政商平台,与非洲国家保持积极沟通,定期磋商重要事项,创造条件参与非洲国家能源资源政策对话,为中非能源合作护航,打造中非能源合作新模式以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在对非合作中引入国际资本与技术,特别要重视历史上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创造条件与法国企业(如道达尔)在非洲开展油气业务、项目合作,形成中欧多元投资利益联盟。通过“顶层设计”对部分非洲国家可能发起的、民族主义驱动的非经济行为予以预防性制衡。对于已经发生的股权强制变更、税收条款变化事件,寻求机会与非洲资源民族主义事件发起国保持积极的外交沟通磋商,争取政策转机。

② 进一步提升中资企业本土化经营水平,构建发展导向伙伴关系,提升中企本地包容性发展能力。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资源民族主义常态化

对中资企业赴非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达标,不是所有企业都具备在非优质经营的条件。中资企业赴非洲投资能源产业,前提是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管理的比较优势,在非洲大地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能够胜出。在竞争中胜出,是企业能够赢得市场、获得利润继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资源民族主义风险常态化的形势下,中资企业宜进一步深化在非洲的技术转移工作,顺应东道国政策目的和产业发展要求,促进采购本地化、股权本地化;雇佣并培训一定数量的本地雇员,加强本土人员技能培训,在拉动本地就业的同时,重视依托本地雇员增强企业在克服本土文化差异、融入当地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本土化经营能力,通过人力培训成本支出降低企业本土经营的社会成本;进一步提升企业 ESG 水平,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主动披露公司碳排放治理等关键数据指标,以获得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减少政策攻击借口;强化非资源领域合作,通过基建、农业等配套投资,弱化资源民族主义对能源资源领域的冲击。

③ 培育中企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理解资源民族主义不等于放任与不作为。对于资源民族主义带给企业的不法侵害,要予以反击和自保,为此需要培育企业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鉴于非洲国家军事冲突、民族矛盾冲突等事件发生频率高,宜倡导在非企业在经营体制机制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创建投资环境系统风险评估与前瞻预判职能,与我国驻外使馆、对外商务部门保持积极联络。驻外机构依托外交资源,可为驻非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决策支持和风险预警服务。当资源国政府针对外资企业提出不合理诉求时,驻外机构可指导协助企业做好依法维权和损失索赔等工作。

7 结语

非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落后,多数国家与中国关系良好,双方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与非洲经济互补性强是双方开展各类合作的深层次基础,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双方能源资源合作具有产业与资源基础。宜正视并理解非洲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的存在,顺势而为,树立对非合作长期发展、本土化发展理念,在投资决策上真正融入非洲,以推动双方的能源合作。

参考文献:

- [1] 舒运国.试析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J].西亚非洲,2020(2):91-110.
- [2] MARK A.African Governments Stand against Resource Nationalism[J].Australia's Paydirt,2013,1(203):84-85.
- [3] 赵宏图,陈文林.当前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特点及前景[J].太平洋学报,2024,32(9):31-43.
- [4] CHILDS J.Is Africa's 'Resource Nationalism' Just Big Business as Usual?[EB/OL].(2015-05-18).https://www.lancaster.ac.uk/news/blogs-archive/john-childs/is-africas-resource-nationalism-just-big-business-as-usual/.
- [5] 马也,陈丽萍,宋国明,等.资源民族主义全球状况评价(2013)[J].中国矿业,2014,23(4):7-10.
- [6] 王永中.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抬头[J].世界知识,2024(4):20-22.
- [7] 刘天科,张铎,王伊杰.资源民族主义与典型国家行为分析[J].自然资源情报,2022(11):30-35.
- [8] RUSINGA O,MAPIRA J.Challenges of 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s: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ism,Security and Regionalism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Reg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12,1(3):675-687.
- [9] 于民.非洲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依附性经济结构根源[J].东方论坛,2007(4):95-99.
- [10] 郭建军.南非“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人民论坛,2015(20):241-243.
- [11] SWILLING M.Economic Crisis,Long Wav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An African Perspective[J].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2013,6:96-115.
- [12]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杨广丽.华为进入非洲市场的成功策略及经验启示[J].广东经济,2017(4):16-19.

(编辑 张峰)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China-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ed Resource Nationalism

Luo Zuoxian

(Sinopec Economics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African resource nationalism originated from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the 1960s. Up to now, it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wave of nationalization, the economic poverty restricting the ris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and the stag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riggering the resurgenc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Resource nationalism is wide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rise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Africa is mainly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growth momentum of its economy. The singular economic structure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e high dependence of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mineral resources such as oil and gas determine the inevitability of normalized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the future, manifested in a dual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both welcoming and cautious. Driven by resource nationalism, African countries hope that the localization operation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to dri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countries. They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troducing diversified investments to achieve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their ow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competition. The secret to the success of some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lies in their adherence to localiza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future, Chinese-funded energy enterprises should, on the basis of constantly enhancing their technological and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cknowledge and underst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African countries, and promote China-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 by enhancing the localization of their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understanding resource nationalism does not equate to acquiescence and in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se enterprises to respond to and manage emergencies.

[Keywords] Africa; resource nationalism; Chinese enterprises; localization; China-Africa energy cooperation